

· 思念在清明 ·

爷爷在哪儿

□朱自力

知道吗？爷爷，我一直在恨你。因为从你拥抱我的怀里，我感受不到暖流。因为我再也探测不出你对我赞美的眼神。爷爷，三年前，你在老家的天空下结束了 82 年平凡的生命历程。从那一刻开始，我写给你的信里都沾满了泪滴。

爷爷，我想对你说，其实你的伟大，在我父亲身上延伸开来，在乡邻的大拇指上得到了证明，你在平淡的日子里告诉我们朴实的人生哲理。哪怕，你只是一个在岁月里被风雨洗礼过的男人；哪怕，你只是一个在我的视线里一点点老去的男人。

爷爷，我想对你说，尽管你的生命没出现奇迹，可是，作为黄土地的女儿，你在黄土地上劳动一生，最后回到黄土地里去，你是庄稼的后代。你在五谷的陪伴里辛苦一生，最后葬在麦田里，它们拥抱了你的灵魂。

爷爷，我想对你说，黄土是博大宽容的，庄稼是和蔼可亲的，你，一辈子有着黄土一样的性格，更有着庄稼一样的脾性。我轻轻翻开你人生的点滴，我发现，其实，你的一生都在书写着和黄土地一样的平凡和善良。

爷爷，我想对你说，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你就这样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似乎在昨天还看到你矫健的身影，还随处听得到你的谈笑风生。可是，你就像一阵风刮走了刚停下脚步的尘土，你就像一阵雨淋湿了还没来得及喘息的黄叶。悄然转身离开了我们。我知道，这是永别。

爷爷，我想对你说，这个清明节，我就行走在你的村庄，我丈量着你的汗水，我抚摸着你劳作了一生的黄土地，我望见那些庄稼在微笑，我轻轻拨开你的老屋，我轻轻抚摸你种下的枣树，我不再泪流满面。我看到，你在天堂微笑。

爷爷，我想对你说，劳动使你累弯了腰，岁月把你雕琢成风景。尽管一辈子你不识得任何字，但你劳动过，劳动过一辈子，所以你这辈子值得并且幸福。

爷爷，我看到了你的草帽、铁锹、镰刀，我知道那是你书写下的文字；爷爷，我看到了你的麦垛、柴堆、林桔，我知道那是你对亲人最后的问候。爷爷，我和你一直联系着。

尘埃已落定

□彭 飞

不知道别人的记忆源于何时。我的最初记忆形成于 1 岁左右，之所以确定是 1 岁，是因为母亲为能让我平安降生又不至被罚得倾家荡产，躲在外婆家生下我，养至 1 岁多才回到家里。在那个记忆里，我正围着一口烧柴火的大锅，锅盖上放着一个瓷盆，里面卧着几只鸡蛋，梁亨舅舅对他的大嫂也就是我的大舅母说，该给丫头煮鸡蛋了吧？舅舅横目：煮什么煮，天天都煮！鸡蛋究竟有没有煮我未曾记得，那个场景却永远飘荡在我的脑海里。

梁亨舅舅是母亲的亲弟弟。母亲 7 岁那年，外公因病去世，外婆改嫁后撤下他们，母亲、大舅及梁亨舅舅只得跟着大伯过活。母亲 1952 年生，他们三个在饥荒岁月里所受的苦可想而知。

寒暑假时，孩子们都喜欢到外婆家去住些时日。母亲出嫁后和外婆的关系渐渐缓和，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女儿，待我也就分外地亲近。梁亨舅舅的房子离外婆家不远，有时我喜欢去他那里玩。他家是三间通屋的土房子，房顶铺着稻草，屋里陈设也极简单，正门对着一张八仙桌，桌下横着一条长凳子，西北角放着一张床，床头紧挨着两个盛粮食的大缸。南面的墙上挂着一柄长长的土造火枪，装上火药再装上沙子，“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就有野鸡扑扑棱棱从高处栽下来。他是一个好猎手，村里逢集时，总能挑着几只野兔或者野鸡到街上卖掉。有时候，我家里的饭桌上会多一道肉菜，细细咀嚼时往往有沙子咯到牙齿，那就是他猎到送来的野鸡兔了。

我不知道他为何一直没能娶到媳妇。或许是因为没有父亲，犹如孤儿吧？或许是太过耿直老实，让人没有安全感吧？总之，他没有成家，开始了酗酒，而这两者又相辅相成，恶性循环着。我上小学的时候，家人逢集赶马车去集市摆摊，他便来我家帮忙，但又只负责赶车，别的一概不过问，吃饭时，又非得喝至醉醺醺不可。这就惹烦了母亲，先是絮叨，终至暴怒，将其赶出家门。

后来说，他终日殷勤地出入村支书家，因为支书的儿子早逝，儿媳尚未改嫁。他大概抱有人赘的梦想，加上好事者的调唆，就卖力地给人家干活，起早贪黑，挥汗如雨，然而白费力气，女人还是改嫁了。他在唯一的“恋爱”里，翻了船。不知道这次“失恋”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总之，他的酗酒愈演愈烈，常有人传话到母亲那儿，说他酒后和人打架，或者躺大街无人问津等。

我上初一那会儿，他跟着同母异父的弟弟去了很远的煤矿”。初时，还能坚持住，打电话给母亲，说他再挖上几个月煤，给我买个大彩电，那时彩电还未普及，我高兴得不得了。

初一下学期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弟弟眼睛红红的说：梁亨舅舅死了，你知道吗？恍若惊雷！他在我家时，我是不怎么喜欢他，他嗜酒，有时我做着作业，他会突然让我去买酒，加之母亲对他的态度，我也习惯了对他的不尊重。但是，他是疼爱我的，每次到我家，推门总是先找我：丫头呢？我在春季的时候，舌头上总爱生一种疮病，怎么也不见好，他听说将一种鸟的羽毛烧成灰状再用白矾搅拌均匀涂在舌尖就会生效，就日守在林里等候那种鸟，也竟空打正着毁掉了我。我在外婆家消暑时，有次午饭后去他那儿，他把打到的野兔用油炸了，就着煎饼在屋里吃，我被香味吸引，吃光所有的肉，他就嚼着干干的煎饼眯着我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母亲说，梁亨舅舅最疼我，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我，我是扯着他的手学会了走路。

在看重红白喜事的沂蒙老家，他的葬礼简单至极。没有子嗣，只有大表哥跪在他的骨灰盒一侧烧着黄纸，薄薄的黄纸引火便着，刹那化作轻烟一缕缕地绕到房顶，房梁上的蛛网就跟着微微颤动。屋里没有几个人，墙角的床上坐着他的外婆，她抚着儿子破旧的床单不住地哽咽，两个年老的女人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劝着，一边不住地打量着屋子。院里站着几个抽旱烟的人，不时地说笑一阵。棺材那么瘦弱，叔伯兄弟砍掉几棵小树，叮叮咣咣地凿刨一阵，算是给他安了家。

不知道这件事究竟对母亲有多么大的打击。总之，送完梁亨舅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会忽然发呆，又不住地流泪，她温和了很多，但是再也没有对我们提起过他。

跟他一起挖煤的舅舅说，出事前，梁亨舅舅一直不想下矿，还是下了，过了不久，瓦斯爆炸，挖了半天，才把他挖出来，五官模糊难辨，只有鼻孔的位置还在流着血。大舅作为家属代表去找矿方料理后事，狡猾的老板很快嗅出了他的软弱善良，于是威逼利诱，用 1 万元钱了结了这件事，也了结了梁亨舅舅的一生。

其实梁亨二字究竟怎么写，我不清楚，只记得母亲叫他时，就是这两个字的发音，加上他很高大，我就以为应该是“梁亭”了。母亲姓孙，中字辈，那么他也应该叫孙×了。他没有碑，坟头也渐渐平了。清明上坟的时候，别家是热闹的，他的坟前只有几株草在轻轻地摇曳着。

他是大地上的一粒尘埃，戥戥子立了 30 多年，倏然消逝。也许他活着还是那个样子，酗酒低顺，被人轻视，孤单地老着，慢慢地死去。忽又想到了那句歌词：“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所以，他早点回到大地的怀里，于他也许或是件温暖的事情。想到这儿，有点释然。然而，眼角的泪还是无法掌控地溢出了。

南边是滚滚东去的黄河，北边是巍巍屹立的太行，4000 多平方公里的怀川大地，被造化精心地镶上花边，完美地呈现给观看她的人。

分明是精心设计的珍品，但又的确是大自然的随意之作。让人想象不到，天下竟还有这样精致秀丽的河山。

这是盘古留给后世的一只闪亮的金瓯，这是女娲镶嵌在中华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是上苍赐给人们的一块洞天福地。

每当春回大地的时候，望一眼这一块神奇的土地，如看大师笔下的油画，如听方家手上的古琴曲，如赴情人的约会，如品老友珍藏的美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很抒情，很美感，很诗意。

看山，名山，愚公时期的山，披着新中国的艳丽色彩。春到太行，春满太行；山上桃花，山坡牛羊，山下人家；偶有炊烟升起，旋即变成白云，变成彩霞；每个山口

都有道路，每条道路都有出山入山的游人，出山的夸着山里的景色，入山的把山歌唱得山响。

看河，大河，大禹时期的河，流淌着改革开放的万斛源泉。春天来临，河冰刚开，水是春水，波是春波，漂着桃花，映着柳色，缓缓流淌，流向远方；古渡无人，小舟自横；大片大片的油菜，把水映成黄色，把天也映成黄色；隔不远就有一个河湾，每道河湾都有鹅鸭，鹅鸭欢快戏水，唱着黄河水暖我先知的歌谣；河岸人家总是相对出现，这边有李村，对岸必定是张庄，人们隔河闲话，话语离不开乡情与亲情。

看土地，是熟土，是希望的田野。在山之南，是山阳，是盆地；在水之北，是河阳，是湿地。向阳花木逢春早，这里的雪先化，草先青，柳先绿，花先开；有太行山雪水贴心的滋润，有黄河水及时地灌溉，这里的花开得艳丽，麦长得茁壮，柳绿的精神。小伙子在山坡



有时候
孤独最是寂寞
与寂寞的距离
谁也说不清
那条河

突然间
好想做一个
痴情的蝶
把血输入你的
血管中
让我就这样干枯

在那朵月季前
望着来去来往的风
和我毫无关联的人

有人说
杨柳岸晚风残月
是柳絮的归宿
西窗上的烛火
是李商隐的归宿

前朝的云烟散尽
而我的相思愈浓

· 小 说 ·

黑 蝴 蝶

□金 星

好事让云水碰上了。云水高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开个奔马车，拉拉粪上上地；偶尔也到城里开个拉货车，赚个辛苦钱。一天晚上，从工地出来，云水和伙计到地摊上吃了碗馄饨，在城市的街头游手好闲溜达。走到吉祥花园小区门口时，有人喊：“狗蛋！”狗蛋是云水的小名，在老家老少爷儿们都这样叫他。回头看时，原来是村东头的刘来生。刘来生出来好几年了，听说他在城里办了一个公司。他很少回村，只有过年串亲戚才能看到他。来生比云水大十岁，在村里同辈，云水管他喊哥。来生说：“我出去应酬，要喝酒，司机有事，你替我开开车。”

没想到，这一开，改变了云水的命运。“奔驰”飞一样向天天大酒店奔去。云水娴熟的开车动作让来生忍不住夸了几句。车上，来生和云水聊了起来：“回来给哥开车吧，我那司机事多，回来让我当供销科科长。如果你同意，后天就来公司报到。”云水打了个激灵，连声说：“中！中！中！”来生说着就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大叠钱，说：“回来去买身衣服吧，跟哥混，就不能丢人！”

云水上班了，一身西装革履。上班前，他专门去凤凰理发店理了理发，焗了焗油，一下子精神焕发，显得英俊潇洒。他去接老板时，和老板一起上车的是一位漂亮的披长发的妇人，气质非凡。看样子比云水大不了几岁。老板说：“这是你二嫂，也在咱公司上班。”云水知道来生离过婚，可是媳妇离婚不离家，还在村里过。云水只听不吭，老板交代过：跟我当司机，一装瞎子，二

装哑巴。也就是说看见只当没看见，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问的不要问。老板的话像圣旨一样印在云水的心窝里。就这样，云水跟着老板风里来雨里去，度过了几个春秋。云水老实本分的性格让老板很放心，出差在外，老板和客户吃饭喝酒，他就在酒店下边吃碗面条；老板和客户去 KTV 唱歌，他安排好水果茶点，就在车上等。有时老板就把业务上的事情交给他处理，他处理得妥妥当当；甚至公司其他事务也交给他处理，有时他替老板发号施令；王副经理干啥干啥，李科长干啥干啥。不过他最后一句总是强调：“这是老板交代的！”

云水跟其他领导司机吃饭聊天，司机们喝多了，就议论：“跟着领导混，他十分本事，咱也学他几分，啥时候给咱弄个一官半职，咱也能干。”他们说的没错，云水这几年跟着老板长了不多见识，学会了处理公司里的复杂问题，还学会了成本核算以及和客户的应酬沟通。老板说过：“这可是个宝啊！”这些东西有时用钱也买不到。从内心深处，他特别感恩老板，如果没有来生哥，他很可能还在村里混；现在混了个人模人样的城里人。有一次喝多了就跟老板说：“我是属狗的，又叫狗蛋，狗对人忠诚，这辈子我跟定哥了。”来生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兄弟！”

有时老板出差，也有不带云水的时候。他一边帮助老板处理公司事务，一边上下班接嫂子。家里的沙发坏了，他找人维修；家里的水管爆了，他找人处理。一天晚上，他的手机响了，嫂夫人让他去白鸽饭店接她，听口气是喝多了。他开着“奔驰”立马赶去。嫂夫人的几个闺蜜扶她上了车。车子很快就到了吉祥花园小区 18 号楼下。嫂夫人醉醺醺地喊道：“快扶我去！”云水小心翼翼地扶着嫂夫人上楼，在楼梯口，嫂妇人倒了一地，云水帮她打开门，拿着拖把胡乱清理了一楼楼道，然后又返回房间，倒了一杯水递给嫂夫人。嫂夫人没接水，却一把抓住云水的手：“好弟弟，别走呀！”哦，来得太突然了，像第一次来生哥跟他说让到公司上班时，他打了个激灵，这一次，他又一次打了个激灵。其实，他刚才扶嫂夫人上楼时，他就感觉到了嫂夫人的体香，特别特别的诱人。他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了一丝念头。他经常自责，经常骂自己，来生哥对咱不错，咱咋这样想哩！很快打消了念头。没想到，今天嫂夫人冒出来这样的话，可能是酒后胡言乱语吧，来生哥又不在家。云水说：“嫂子，我该走了。”云水这么想着，却迈不开自己的脚步。

这事情像没有发生一样，他们上班下班，嫂夫人比以前的脸色好像红润了许多；来生

· 散 文 ·

春 望

□秦迁移

静谧，又有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归田唱着婉转的情歌；喜鹊从山上衔来干柴编织巢穴，紫燕从河边衔来春泥在屋檐下垒窝；鹊在树上，人在田间，蝶在花里；树上的鸟看着田间的人，田间的人看着坡上的牛羊，坡上的牛羊看着身边的青草；蝴蝶睡在花朵里，花朵睡在大地上，大地睡在太行山的怀抱里，黄河的襁褓中。

看家园，桃源人家。烟村三千座，居民十万户；人在小院内，小院在村里，村子在树林里；桃花围绕着村庄，绿树掩映着院落；窗户上贴着窗花，门楣上贴着春联，屋梁上住着燕子；牛棚变成了农机库，晾衣绳换成了数据线；墙上成串的辣椒是开不败的红花，院中成堆的玉米是用不完的金山；虽然九尽春回，春节的气息依然浓烈，门上的春联别样鲜红，窗棂的窗花格外耀眼；趁着春光，每一个村子都有迎亲的队伍，每一个迎亲的队伍，喇叭吹奏的都是“翻过了一座山，走过一道洼，洼洼地里头好庄稼”。

光緒年間，这里经年无雨，禾苗枯死，阳春三月，青黄不接，野无青草而室如悬磬，百姓或揭榆皮以充饥，或剗草根以糊口，朝见而暮死，暮见而夕亡，400 多户的五里源西板桥村，一年下来，不满百口。

民国 31 年，飞蝗从南来，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庄稼植物瞬间被吃光，百姓无食，大小树皮被剥净，棉籽饼，豆荚皮也用来充饥，皮并绳成了可食之物，装枕头的秕谷大糠竟是难得的美食。一个孟县，饿死 3 万多人。刀砍过，雷劈过，铁蹄践踏过。

1938 年春天，日寇沿道清线西犯，焦作地区沦陷。8 年时间，16.2 万焦作地区无辜群众惨遭杀戮，28.5 万间房屋被无情烧毁，毁灭村庄杀绝人家不计其数。他们把机枪对准青年，把刺刀捅向孕妇，把老人推向深井，把儿童扔下山涧，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惨案。

1938 年农历七月廿三，两股日军从东西两头进入坐落在太行山南麓的秦庄，全村有 88 人被杀，尸横山野，血染山坡。1942 年 4 月 22 日，日军把手无寸铁的四乡村民赶到温县黄河滩，远的进行枪击，近的用刺刀捅刺，同时又纵火烧村，千余村民惨遭日军杀戮，百姓的尸体把黄河滩摆满，村民的鲜血把黄河水染红。1939 年 12 月 14 日夜，300

余名日军将武陟县阳城乡傅村包围，见人就杀，遇房就烧，997 口人，在两个小时之内命赴黄泉。日军走后，傅村村里村外尸骨累累，血流成河，烟火弥漫，部分幸存者一连 5 天也没有把死人埋完，一个好端端的村庄转眼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从未屈服过，他们不屈不挠，奋起抗争，以宋学义为代表的怀川人转战在晋察冀抗日边区，在家的英雄儿女以太行山为抗日根据地，高唱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旋律，与敌人展开游击战，拉锯战，让日寇在这里留下 5800 余具尸首。

勤劳勇敢是焦作人不变的本色，美好生活是焦作人永恒的追求。他们开发太行，治理黄河，耕耘怀川大地，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开春，他们都要走出家门，到田间，到高处，对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怀川大地，深情无限地望上一望。

他们望太行山，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山，是他们的靠山；他们望黄河，那里流淌的不是水，是他们流不尽的家乡情感；他们望怀川，这里不仅仅是肥沃的土地，更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南水北调，南北穿越，他们望出了豪气；城际铁路，东西横跨，他们望出了底气；黄河大桥，长虹卧波，他们望出了志气。

他们望苗情，望墒情，望一年的收成。

这一望，他们心花怒放，热血沸腾。

如今，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又激起了他们新的憧憬。他们要在太行山下黄河之滨大笔书写中国梦的焦作篇章，要在百里怀川描绘中原崛起焦作转型的壮美画卷！



春 思

□樊树林

也像以前谈合同，和客户一起花天酒地。

有一天，刚和客户喝过酒的刘来生突发心肌梗塞，驾鹤西去。大嫂来了，二嫂也来了，两个人都是鼻子一把泪一把的。云水忙里忙外，给自己亲爱的来生哥办完了丧事。

再后来，刘云水成了公司的经理；再后来，二嫂成了刘云水的老婆。刘云水和刘夫人一起，忙着资产两个亿、年产值几千万元的公司业务。

每逢清明节，刘云水就会到来生哥的墓上烧一纸纸钱，倒上一杯酒。有时还掉几滴泪，对着墓下的来生哥说几句：“来生哥，以前你是我的老板，我以为是为你打工的。没想到，你却是给我打工的哩！”

大山空寂，鸟过无声。云水的伙伴随着飘飞的纸灰，像一只只黑蝴蝶飞向空中。

薰衣草

□王保成

喜欢这种紫蓝
可以把季节变了颜色
可以把黑夜染上梦的味道
提裙奔跑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可以在上面飞

阳光如水，每一捧都是最珍爱的粮食
可以挥霍，不能浪费
顺流而下，到达大海
逆流而上，路过每个春天

昨夜的雨，画好了这个春天的模样
今天的明媚，就让寻找的目光饱满起来
不信你看，枝头的嫩黄
正在把三月的风鼓荡

最适宜在此时怀抱一首诗
把河流的两岸种满薰衣草
然后安静地生在清澈的源头
笑看一尾鱼的尖叫

